

JIEKELUNDUNXIAOSHUOXUAN

杰克·伦敦小说选

李德荣 秦一琼 译

大目头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书 名：大日头
作 者：[美]杰克·伦敦
译 者：李德荣 秦一琼
版 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印刷十一厂
开 本：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9.5
字 数：21 万
版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3000
定 价：14.50 元
ISBN7 - 80579 - 972 - 5/I·794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译者序

美国在南北战争(1861—1865)结束后,便毫无阻力地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社会形态也随之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文学史家多把内战前的浪漫主义时期称为“黄金时期”(Golden Age),而把其后的现实主义时期称为“镀金时期”(Gilded Age)。黄金时期的特征是“生活平淡,思想高贵”(plain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而到了镀金时期,世风却翻转过来,成了“生活高贵,思想平淡”(high living and plain thinking),《大日头》的作者杰克·伦敦便是这后一时期的重要作家。

其实,对于国内读者来说,杰克·伦敦(1876—1916)的名字并不陌生。建国后数十年间,被介绍到国内并产生影响的美国作家并不很多,杰克·伦敦却是其中之一。

杰克·伦敦之所以备受关注,大约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他的大部分作品,对美国社会采取了一种批评的态度。他笔下的许多主人公,开始时往往因为贫困潦倒,受到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排斥,等到他们立定志向,并且沥胆堕肝,终于在社会上争到一席之地后,却又发现他们憧憬的乐园并非一片玫瑰色,而是充斥着虚情假意、险诈堕落和种种肮脏的交易。这类奋斗——成功——失落式的故事旋律,迎合了到目前为止社会对价值观

念重新审视和探讨的需要,也为杰克·伦敦在国内外赢得了大批读者。第二个原因则是作者写故事的能力。杰克·伦敦可以算得上典型的以力量震撼人心的作家。他写的故事情节均不复杂,甚至有不少雷同,读来却是金戈铁马,有万钧之力。这种力量粗犷,原始,无拘无束,一往无前,具有极大的感染力。在很大程度上,他笔下的人物(如本书中的“大日头”)成了后来许多西部小说和电影中主角的原型。当然,对于杰克·伦敦的作品也有不少批评,例如他对于社会的刻画虽然不乏洞察力,但往往浓笔勾画,线条太粗,有简单化之嫌。他笔下的不少人物“超人”痕迹过重,难免会影响作品的现实感。不过这些缺点毕竟瑕不掩瑜,就总体面言,他的作品至今仍能给人许多启示,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大日头》发表于一九一〇年,是杰克·伦敦的中后期作品,无论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较为成熟。主人公伊拉姆·哈尼什(外号“大日头”)是科隆代克众多淘金者中的佼佼者(颇有意思的是,杰克·伦敦本人也曾前往科隆代克淘金,但除了经历外一无所获),他旷达干练,胆识过人,不惜以性命作为赌本。他在人迹罕至生存环境极为险恶的育空河流域与自然力抗争,结果大获成功,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接着他进入文明社会,与奸诈狡猾的投机商、银行家等较量,同样大获全胜,但足以使他感到迷茫的是,所有这些成功都未能给他带来真正的幸福和他所追求的爱情。在他又一次获得拥有大量财富的良机时,他终于对生活的真谛有了新的领悟,同时也给小说留下了有意义的一笔。

本书由李德荣、秦一琼合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和责任编辑李鸿同志为本书的翻译提供了许多帮助,在此特表谢忱。

一九九八年八月于上海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二部..... (105)

第一部

第一章

那晚，第伏里酒店无声无息。一间由原木筑起的宽大房间里，一张柜台靠着—边排开。挨着柜台站着五六个人，其中两个人正在争论着云杉茶和酸橙汁对于治疗坏血病的功效。他们争得并不起劲，过一会儿便停了下来，生着闷气。其他人并不理会他们。柜台对面靠墙也有一排桌子，全都是供赌钱用的。掷骰子的那些桌子全空着。赌牌点的那张还剩一个人独自在玩。轮盘赌台还没有开张，掌台们正站在炉火熊熊的火炉旁和一个黑眼睛的年轻女子说话。那女子脸蛋标致，体形也好，附近从朱诺到育空一带的人都管她叫“处女”。另有三个人在赌牌，他们筹码下得小，赌得也不热烈，周围无人观阵。房间后面有个舞场，三对男女正沉闷地跳着华尔兹舞，伴奏的是一把小提琴和一架钢琴。

北极城并非人烟稀少，居住的人不缺钱花。矿工纷纷从鹿皮沟和鹿皮沟以西的矿区赶来。今年夏天他们淘洗很有收获，

如今腰囊沉甸甸的，装满了砂金和块金。那时候科隆代克金矿^①还未被发现，育空的矿工还不知道采用深挖和熔金的方法。他们在冬天无事可做，于是到北极城这样大的市镇来“冬眠”，借此度过北极的漫漫长夜。他们很难打发时光，钱袋却又充盈，惟一的消遣就是泡酒店了。不过此时第伏里酒店冷冷清清，站在火炉旁的处女张嘴打了个呵欠，对查利·贝茨说：

“要再没人来，我就去睡觉了。今儿是怎么回事，城里死了人？”

贝茨懒得回答她，依然拉长着脸卷他的烟。第伏里酒店和酒店所有赌博游戏的老板丹·麦克唐纳满脸沮丧，踱过房间一大片空地，走到火炉眼前两个人旁边。他是育空河上游经营酒店的前驱，同时也是个赌棍。

“是城里死了人吧？”处女转而问他。

“也许是吧，”他回答说。

“那一定是全城的人都死绝了，”她以决断的口气说，同时又打了一个呵欠。

麦克唐纳咧嘴一笑，点了点头。他正要张嘴说话，前门忽然洞开，灯光中冒出一个人影。一股飞舞的霜雪跟随着卷冲进屋，遇到室内的热气即刻化成了水气，先是盘旋于来客的膝间，然后沿着地板向前推进，逐渐变得稀薄，最终消失在离火炉十来英尺的地方。来客从门内侧钉子上取下小掸帚，刷去鹿皮鞋和德国高统袜上的雪花。若不是一个身材特别高大魁梧的法裔加拿大人从柜台边迎上前去同他握手，来客也可算得高大了。

“你好，大日头！”他招呼着。“上帝知道，见到你多么高兴！”

“你好，路易斯，你是什么时候给吹来的？”来客回答道，“快

^① 在现今加拿大西北部育空地区科隆代克河（育空河的一条支流）沿岸。育空地区和科隆代克的淘金热分别发生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

来喝一杯，把骨头沟的详细情况告诉我。怎么，你这该死的，再握下手。你的合伙人在哪里？我正要找他呢。”

另一个高大的汉子离开柜台走上前与他握手。奥拉夫·亨德森和弗伦奇·路易斯是骨头沟淘洗的同伙。在矿区，就数他两个头最大。尽管他们只是比新来的人高出半个头，后者在他们中间就完全相形见绌了。

“你好，奥拉夫，你正是我要找的人，知道吗？”那个被人称作大日头的人说。“明天是我的生日，我要让你喝得趴下来——知道吗？还有你，路易斯。我能让你们俩都在我生日那天喝得趴下来——知道吗？过来，喝，奥拉夫，我把一切都告诉你。”

新来客似乎给整个酒店带来了一阵热浪。“是大日头，”第一个在灯光下认出他的处女叫了起来。查利·贝茨见了，脸部肌肉立即松弛下来。麦克唐纳走了过去，和柜台边的三个人站在一起。大日头一到，整个酒店忽然变得亮堂和欢快起来。掌柜台的开始忙碌起来。人们说话的嗓门提高了不少，有人放声笑着。拉提琴的朝前厅望了望，立即对弹钢琴的说：“大日头来了。”接着华尔兹舞的拍子便明显地加快了。跳的人受到感染，开始旋转起来，似乎确实跳得很开心。他们很早以前就知道，只要有日头在，场面管保不会冷清。

他从柜台边转过身，瞥见火炉旁的女人和她向他表示欢迎的热切神情。

“你好，处女，”他大声说。“你好，查利。喂，你怎么啦？一口棺材只卖三盎司，你何必把脸拉得那么长？来，喝一杯。来呀，你这还没埋掉的死人，告诉我想喝什么毒药？来，大家都来！今晚我请客，大家都听我的。明天我就三十岁了，就要成老头了。今天晚上是最后一次青春享受，你们都愿意陪我吗？那就来吧，赶快来。”

“你别走，戴维斯，”他对玩牌点的那人说，那人已经把椅子推进了赌台。“我要和你赌一把，看看今晚是你喝我的，还是我们喝你的。”

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袋沉甸甸的砂金把它扔在“大牌”的一端。

“五十元，”他说。

执掌赌牌点的抽出两张牌来，“大牌”一方赢了。那人把数字记在拍纸本上，柜台上的掌称人立即在秤盘上秤出五十块钱的砂金并把它倒进大日头的袋子里。舞场散了，三对舞伴后面跟着拉小提琴的和弹钢琴的，正朝着柜台走来，大日头正好见到他们。

“来啊，快来啊，”他叫道。“快告诉我要喝什么酒。今天晚上我请客，这样的晚上并不常有呀。凡是从娘肚子里生下来的都来吧。我请客，我告诉你——”

“一个肮脏该死的夜晚，”查利·贝茨插嘴说。

“你说对了，我的孩子，”大日头兴冲冲地接着说，“确是肮脏该死，但这是我在请客，你可知道。我就是一条肮脏的老狼。你听听我的叫声。”

他真的嗷嗷嚎叫起来，声音凄厉，活像一条寂寞的大灰狼的叫声，叫得处女不得不用纤细漂亮的手指塞住耳朵，浑身哆嗦着。一分钟后，她就被他用手臂抱住，旋转着进了舞场，并且很快和另外三对男女跳起了喧闹的弗吉尼亚旋转舞。男男女女都穿着鹿皮鞋，舞场不一会就闹腾起来，大日头是场上的中心人物，他像是一颗闪耀的火星传递着欢乐的气氛。他插科打诨，妙语连珠，开着粗俗的玩笑，一下子把所有人的情绪激发起来，他初见到他们时的冷落低沉被一扫而空。

酒店的气氛随着他的到来起了变化。他似乎在把他那无穷

的活力注入其中。从外面大街上进来的人立刻就感到这种活力，询问时掌柜台的便会冲着后面的房间点点头，会意地说：“大日头在闹腾。”于是踏进酒店的人就留下来不走了，把掌柜台的忙得团团转。赌徒们也豪气陡生，赌台边很快坐满了人，筹码的撞击声和轮盘的旋转声单调而威风，很快压过了人们的喧闹声、诅咒声和狂笑声。

认识大日头的人中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名叫伊拉姆·哈尼什。他被当地人称作大日头，原是因为早先他经常把伙伴赶出被窝，埋怨他们大日头都出来了还在睡觉。在遥远的北极荒野，去的人个个都算得上是先驱，在那些人中间，他又属于资格最老的。有些人像阿尔·梅约和杰克·麦奎斯欣来得比他早，但他们是东部的哈得逊湾一带翻过落基山脉到达这里的。而他却是率先越过切尔库特关和切尔凯特关抵达的。十二年前，也就是一八八三年春天，他还是个十八岁的毛头小伙子，就伙同五个同伴越过了切尔库特关。到秋天返回时只剩下他和另一个同伴。四个人失事死在荒无人烟、地图上不留标记的北极荒野。十二年来，伊拉姆·哈尼什持续不断地在北极圈内探觅金矿。没有人像他那样不畏挫折，锲而不舍。他成长于斯，对外界一无所知。文明世界只是前世的梦幻。像四十里铺和北极城那些矿区城镇对于他便是大都会了。他并没有独自成长，他还帮助他生活的那块地方一起成长，尽管它还是那么荒芜。他创造了该地的历史和地理，后来的人记载了他的考察，在地图上标下了他的足迹。

英雄崇拜英雄是极少的，但在这块年轻的土地上，尽管他年纪不大，却被看成是一位前辈英雄。论时间他来得比他们早，论事迹他做的比他们多，论吃苦耐劳谁都承认他胜过他们中间最能吃苦的人。还有，他被大家视为一个有胆略的人，一个真正的

人，一个白人。

凡是在把生命当作儿戏去冒险的地方，人们多半会自动地把赌博当作娱乐和休息。在育空河一带，人们先是为了黄金押上自己的性命，等到成了赢家又把黄金押上相互之间赌。伊拉姆·哈尼什也绝非例外。他生来便是人中豪杰，不惜以生命为赌本的本能甚是强烈。环境已为他决定了他将玩什么样的游戏。他出生在衣阿华州的乡村，他的父亲后来移居到俄勒冈州东部，他的童年就是在矿区度过的。他所学到的就是出大力，赚大钱，别的他一无所知。要成功就得有胆量，有毅力，但是输是赢还得靠运气。为有保障却很菲薄的报酬勤恳工作并不可取，人应该有雄心壮志。为了获得一切，他甘冒一切风险，但如果得不到一切，他就是一个输家。因此，他在育空十二年，当了十二年的输家。去年夏天在鹿皮沟，他确实到手了二万元，地下未挖的还不止二万元，但正如他自己说的，那不过是收回赌注而已。他用自己的生命赌了十二年，四万元不过是极小的回报，只够他在第伏里酒店喝一回酒跳一次舞，冬天在北极城赌上一回，以及用作明年的贷款而已。

育空人把一句谚语倒了过来，说成是“来得不易去得快”^①。跳舞一曲结束，伊拉姆·哈尼什把酒店里的人重又召去喝酒。一杯酒卖一块钱，一盎司黄金值十六块。酒店里有三十个人接受了他的邀请，每跳完一次舞他就请一次客。今晚他全包了，除了他谁都不准付钱。他并不是一个嗜酒的人，威士忌对他并无诱惑。他体格健壮，精力过人，身体和头脑从来无病无灾，决不会成为酒精的奴隶。他曾有好几个月在路上和河上度过，所喝的最强烈的饮料莫过于咖啡。另有一年他甚至连咖啡都不喝。可

① 原先的谚语是“来得容易去得快”(Easy come, easy go)。

是他喜欢交际，既然上酒店是育空一带社交的惟一方式，他也就入乡随俗。他小时候在西部矿区城镇，人们也是这样做的。对他来说，这是一个人进行社交的恰当方式。至于其它方式他一无所知。

他的模样很突出，尽管他的装束和第伏里酒店的其他人很相似。他脚上穿的是柔软的鹿皮鞋，鞋上用珠装饰，像是印第安人穿的那一种。他的裤子是极普通的工装裤，大衣是由毛毯改制的。一副羊毛衬里的连指皮手套挂在腰间，它们按当地风俗，用一根皮条连着，从肩膀绕过颈脖斜挂下来。他头上戴着一顶皮帽，护耳向上翻起，系带垂晃着。他的脸瘦削微长，颊骨下面似乎是空的，使他看上去很像印第安人，加上晒黑的皮肤和敏锐乌黑的眼珠，这一效果更为显著，虽然他古铜色的皮肤和整个眼睛基本保留着白人的特点。他看上去不止三十岁，但如果把脸刮刮光，去掉皱纹，他差不多像个大男孩。对他年龄的印象并没有切实的根据，只是来自对他的抽象了解，即知道他吃过的苦和受过的难，远比平常人多。他曾赤手空拳历经危难，这一切或多或少在他眼睛里燃烧，在他声音中震颤，在他嘴唇上低语。

他的嘴唇很薄，经常紧闭着，遮掩了他的整齐洁白的牙齿。他的嘴角微向上翘，弥补了薄嘴唇给人的严厉印象，使他多了一份温情，就像眼角边的小皱纹使他多了一份笑容一样。这些优点对本性野蛮倔强的他来说十分必要，否则他看上去就会既残忍又阴狠。他的鼻子细长鼻孔很大，整个鼻子很精巧，大小对于面容也很相宜。他的前额不仅很高，而且漂亮匀称，似乎是对其狭窄的一种补偿。最具印第安人特点的是他的头发——乌黑挺直，闪烁着健康人才有的光泽。

“大日头真是根燃烧的蜡烛，”丹·麦克唐纳在舞场传出一阵欢笑声后又笑着说。

“也只有他才能做得到，你说是吗，路易斯？”

“是啊，上帝可以证明，你说的不错，”弗伦奇·路易斯说。
“那家伙一身都是金子——”

“上帝清洗大日头的灵魂那一天，”麦克唐纳打断他说，“一定会把他和砂金一齐铲进淘洗槽的。”

“说得妙，”奥拉夫·亨德森喃喃地说，对赌场主人的话十分敬佩。

“对极了，”弗伦奇·路易斯赞同地说，“到时候我们又能喝一次酒，对不对。”

第二章

直到早晨两点钟,跳舞的人想吃点东西,舞会才中止了半个小时。就在此时,杰克·基恩提议赌牌。杰克·基恩身材高大,相貌粗犷,曾经和贝托斯试图在深入北极圈的科尤科克河上游建立一个驿站,结果却大遭失败。此后他退回四十里铺和六十里铺,改变了经营方向,从美国本土定购了一台小型锯床和一条火轮船。锯床正由印第安人和狗用雪橇送过切尔库特关口,初夏冰融后即可运抵育空。再过些时候,等到白令海峡和育空河上冰消之后,火轮船就能在圣迈克尔装上锯床和其它供给溯江而上,抵达各个岗所。

杰克·基恩提议赌牌,弗伦奇·路易斯、丹·麦克唐纳和哈尔·坎贝尔(他在鹿皮沟发了一次财)正好因为姑娘人数不够没有跳上舞,都愿意接受提议。他们正要再找一个人时,大日头从里面走了出来,胳膊上挽着处女,后面跟着一大群舞客。他应着赌牌人的呼唤,走到摆在角落上的桌子跟前。

“我们要你一起来,”坎贝尔说,“你的运气怎么样?”

“我今晚的运气一定不差,”大日头兴冲冲地回答,同时却感到处女在拽他的手臂,用意是警告他。她是要他陪她跳舞。“今天晚上我的运气一定不差,但我更想去跳舞。我不想掏光你们

的钱。”

没有人怂恿他。赌牌的人以为他拒绝了，处女一个劲地拉他去跟随那些吃晚饭的人，可就在这时候他改变了主意。不是他不想跳舞，也不是他存心想伤害她，而是加在他手臂上的那种持续的压力使他那种渴望自由的男子汉性情感到受不了。他心里想的是，他不要任何女人来左右他。他自己颇受女人的青睐，可是女人对他却并不十分重要。她们只是玩具和玩物，是人生拼搏之余的一种放松和娱乐。他喝酒、赌博，同时也玩女人。他经过观察发现，一旦和女人纠缠上了，想要摆脱则远比摆脱饮酒和赌牌困难。

他只供自己驱使，这对于一个自尊自重的人是很自然的，但要是有什么人来驱使他，他会不惜以杀人或其它骇人的方式进行抵抗。为了爱情而低声下气是他怎么也无法理解的事情。在他看来，恋爱中的男人个个都是疯子，而对于发疯行为他向来认为不值得去分析。然而，男人之间的交情和男女之间的爱情全然不同。交情中没有低声下气。交情是一种买卖，是男人之间的公平交易，并不需要相互追逐，都是为追求生存和财富在荒野小道上以及山间河上共冒风险。爱情则是男女之间相互追逐，最终不是女人向男人屈服便是男人向女人屈服。交情不一样，其中没有驱使的成份。他虽然力大无穷，付出的倍于获得的，但他的付出并非因为欠了人情，而是慷慨大度，从不吝惜他的吃苦精神和英勇气概。在狂风吹刮的隘口或蚊子滋生的沼泽连日背运，甚至背运比同伴多一倍，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公平或者勉强。人人各尽其力，这就是买卖的要旨。总有一些人比其他人力气大，这是事实，但只要各尽其力就是天经地义，商业精神既得以贯彻，公平交易也在其中。

女人的情况却不一样。她们付出少，却要获得一切。女人

有裙带，哪个男子多瞥她们一眼，她们就要把他捆绑起来。就以处女为例，他进来时她正接二连三地打呵欠，一到他邀她跳舞，她便高兴得眉飞色舞。跳一次舞倒没什么，可是他同她跳了两次、三次、许多次，这下他们请他赌牌，她就拽起他手臂来了。她在向他施展裙带功夫，如果他听命于她，今后须要听命的事情会源源不断。倒不是处女令他有什么不满。她健康、丰满，人也漂亮，舞技令人称绝，但她是个女人，有着女人的全部欲望。她要用裙带当绳子缚住他的手脚，在他身上打上她的印记。最好是赌牌，再说，他爱赌牌并不亚于他爱跳舞。

他用否定自己的方法抵挡手臂上的牵引。他说：

“我现在倒想给你们一点颜色看看。”

手臂又被拉了一下。她想把裙带系在他身上。一眨眼功夫他变成了野蛮人，心里充满了遭遇杀身之祸的恐惧。在那一瞬间，他完全像一头惊恐的老虎，因知道设有陷阱而震怒、惊恐。如果他真是个野蛮人，他或许会凶猛地就地跃起，或者扑在她身上把她撕裂。不过在同一瞬间，使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代又一代的遗训也在他身上发生作用。谋略和同情在同他抗争，他终于望着处女的眼睛微笑地说：

“你去吃点东西，我不饿，我们过一会儿跳舞。时间还早，去吧！”

他抽出手臂，开玩笑地在她肩头拍了一把，同时转向赌牌的人。

“下注不要有限制，我就和你们赌。”

“限制就是封顶，”杰克·基恩说。

“不要封顶。”

赌牌的人相互望了望，基恩随即宣布：“下注不封顶。”

大日头在空椅子上坐下，掏出砂金袋，改变了主意。处女掀

了一会儿嘴，便尾随着其他舞客走了。

“我会带个三明治给你，大日头，”她转过头对他说。

他点了点头。她微微一笑，算是原谅他了。他躲过了她的裙带，而且没有过分地伤害她。

“我们玩标记码好了，”他建议说。“筹码堆在桌子上乱糟糟的。你们意下如何？”

“行啊，”哈尔·坎贝尔说，“我的五百元一个。”

“我的也是，”哈尼什应道。其他人也给自己的标记码定下钱码。弗伦奇·路易斯最有节制，每个标码定在一百元。

当时在阿拉斯加还没有无赖和囊中空空却虚张声势的赌徒。人们赌得很诚实，大家也互相信任。人人说话算数，就像风箱里的金子没有假一样。标记码是一种扁平的长方形的混合筹码，每根也许只值一分钱。但当一个赌博的人以它下注，并说它抵五百元时，大家就把它当作五百元。谁赢了它，就知道出这根码的人会在天平上称出价值为五百元的砂金来赎回。标记码颜色不一，认出出码人很容易。当时还没有人想到把实物押在桌子上。一个人不管有什么，都可以拿来下注，不管那些东西在什么地方，也不管是什么性质的东西。

大日头抽牌并轮到发牌，由于这个吉兆，他在洗牌时叫掌柜的给人人备酒。他把第一张牌发给丹·麦克唐纳，嘴里喊道：

“都给我趴下，你们这些小狗，管你是梅尔缪、爱斯基摩还是赛俄希^①。趴下把缰绳套上！把缰绳拉直，把胸带挣断！呼啦！呵！我们出发到地狱去吃早饭。我明白地告诉你们，今晚你们得爬陡坡，赶快车，否则到不了目的地有人会摔跤……摔得头破血流。”

① 这些都是用来拉雪橇的不同的狗种。